家禮或問 水

共五

家禮或問卷之五

喪禮

朝夕哭奠

或問喪中朝夕哭時當有拜禮蓋生人昏定晨省亦當拜而喪禮闕之何歟愚伏曰家禮朝夕哭奠有再拜之文何以云闕之耶又曰哭奠是一時事非兩項事云此說如何

沙溪曰喪人常侍几筵故無朝夕拜謁之禮也家禮朝夕奠再拜非爲朝夕哭也爲設奠也今人皆以朝夕哭及奠爲一項事常以爲非嘗考士喪禮果爲二項事鄭說非是

通解士喪禮朝夕哭不辟子卯婦人卽位于堂南上哭疏云婦人哭則丈夫亦哭矣但文不備也丈夫卽位于門外西面北上外兄弟

在其南南上賓繼之北上主人卽位辟門主人拜賓右還入門哭奠右朝夕哭徹者盥于門外升自阼階祝先出酒豆籩俎序從降自西階乃奠醴酒脯醢升丈夫踊入如初設賓出主人拜送右朝夕奠

或問凡喪祭無有不拜而亦有不當拜者祔祭儀云若亡者於宗子卑幼則不拜禮曰父不次於子兄不次於弟疏曰喪卑故尊者不居其殯宮之次若然則兄之於弟似不當拜且平日兄無拜弟之禮而遽變於旣亡之後神道人情俱有所未安未知如何或云兄弟雖有長幼之序而旣是同行其尊卑之懸非子姪之比況待神之道似異於待生而若命士大夫則其禮亦似有異此言亦未知如何寒

岡曰朱子云夫祭妻亦拜夫妻生有交拜之禮而朱子猶懼其或不拜也明言以訓之况兄之於弟生旣無可拜之理則豈有遽變於旣亡之後者乎如有之朱子豈不幷稱於拜妻之言乎弟之於兄雖曰同行而常談必曰父兄子弟據是則尊卑之序亦不可謂不辨矣雖曰待神異於待生而今所謂神道人情俱有所未安者亦不可以不計至於命士大夫之說則恐不得引以爲證也

或問朝奠及題主條云再拜哭盡哀還柩條哭盡哀再拜虞祭則哭再拜文勢之不同各有意耶丘氏於此數者皆以且哭且拜爲之儀節是果合於家禮本意耶沙溪曰丘儀亦可從也

或問葬前使祝奠禮也而當祝之人不在則喪人洗手而親奠乎或使兄弟中一人梳洗而奠之乎人或使行者奴婢爲之是果合禮乎寒岡曰傷哉族屬鮮少之家例有此患喪主洗手親奠決不可也兄弟中一人亦難梳洗無族人執事則令行者可以代奠內喪則令婢子可以代之

或問男喪以奴爲行者而祭之猶云不可況女喪以避嫌女僕之故而使奴執奠是可乎退溪曰執奠子弟之職內喪使奴僕執奠之失不待言也須子弟行之或子弟有故寧親執可也

上食

或問成服前無上食之禮非闕典乎退溪曰上食所以象

平時也死喪大變之初死者魂氣飄越不定生者被括哭擗無數此時只設奠以依神則可矣上食以象平時非所以處大變也當是時生者三日不食亦爲是也而今之儀註於小斂前已有上食之文恐失禮意也
或問成服後始行朝夕奠禮也今途中遭兄喪不斂未服而日數已過四日不忍廢奠將生時路次所用之物食時乃上食此亦徑情直行是否退溪曰亦當如是
或問朝夕上食時今俗皆行三獻而單獻者譏之何如退溪曰當依家禮行之世俗行三獻之節甚非禮也蓋三獻禮之文且盛也喪主哀不以文又朝夕上食象平日事親之常禮若常時用此節文則於盛祭當用何禮耶世俗不

知而譏之不可茍避而行三獻也
或問上食時奠酌如三獻禮否退溪曰只奠一酌可也但朔望則依五禮儀註連奠三酌恐或爲疑
或問葬前朝夕奠及上食幷行於几筵耶禮有饋食下室之語所謂下室何謂退溪曰今俗殯前設几筵朝夕奠及上食皆行於此矣儀禮有饋食下室之文註下室猶今中堂然則古人設几筵處只行朝夕奠而上食則象平時行於中堂矣此與今制不同未知其上食處以何依神而上食也未可考
或問人或有夏日三上食者如何沙溪曰士喪記燕養饋羞湯沐之饌如他日註饋朝夕食也疏鄭註鄉黨云不時

非朝夕日中時一日之中三時食今註云朝夕不言日中
者或鄭略言亦有日中也或以死後略去日中直有朝夕
食也
或問終三年上食否退溪曰返魂於正寢設几筵於其前
至卒哭後行祔祭几筵不撤朱子答友人書論葬後几筵
不可撤但據儀禮則當不復饋食於下室云云所謂几筵
不可撤者尚有朔望祭故也若不復饋食於下室則祔祭
後似不復上食矣但今人皆終三年上食禮疑從厚從俗
而行之可也祔祭事陸象山以謂祔祭畢新主入于廟可
也朱子曰祔祭所以告先祖以當遷他廟而告新主以當
入此廟之漸耳祭畢祖還于故龕主返于几筵以畢三年

而後遷且入也

或問朱子丁祝夫人憂常居寒泉精舍朔望來奠几筵云云朝夕不行饋奠耶今人葬後或廢上食何如沙溪曰葬後朝夕上食罷與不罷尋常有疑嘗考諸書以橫渠溫公說及朱子答葉味道書觀之當不罷然以檀弓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下鄭註及疏及朱子答陸子壽書胡伯量李繼善等問目觀之古禮分明罷之家禮雖無罷之之語而以朱子常居寒泉朔望來奠几筵之文觀之似於罷朝夕奠之日幷罷上食只行殷奠於朔望誠難爲準惟當以朱子所謂不害其爲厚又無嫌於僭且當從之之敎爲定論耳張子曰禮卒哭猶存朝夕哭若無祭於殯宮則哭

於何處國語言日祭月享禮中豈有日祭之禮此正謂三
年之中不撤几筵故有日祭朝夕之饋猶定省之禮也如
其親之存也朱子答葉味道書曰國語有日祭之文則是
主復寢後猶日上食矣檀弓曰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
始鄭註謂不復饋食於下室而鬼神祭之疏下室謂內寢
生時飲食有事處也未葬猶生事當以脯醢奠殯又於下
室饋設黍稷至朔日月半而殷奠殷奠有黍稷而下室不
設也既虞祭遂用祭禮下室遂無事也然不復饋食於下
室文承卒哭之下卒哭之時乃不復饋食於下室皇氏以
爲虞則不復饋食於下室於理有疑見通解續卒哭祔練祥禫記朱子
答陸子壽書曰據禮小歛有席至虞而後有几筵但卒哭

後不復饋食於下室按子壽欲於祔後撤几筵朱子痛闢之累百言大意以謂祔後主復于寢几筵終三年而上食則卒哭後當罷也更詳之胡伯量問按儀禮始虞之下猶朝夕哭不奠書儀亦謂葬後饋食爲俗禮如此則几筵雖在但以朝夕哭爲猶有事生之意爾按朱子所答不以爲非李繼善問檀弓既祔之後惟朝夕哭拜朔奠按檀弓無此文可疑無乃指上條所引鄭註及疏說耶更詳之而張先生以爲三年之中不撤几筵故有日祭溫公亦謂朝夕當饋食則是朝夕之饋當終喪行之不變與禮經不合不知如何朱子曰此等處今世見行之禮不害其爲厚而又無嫌於僭且當從之詳此語意似爲朝夕饋食古禮當罷而從俗從厚爲不害也家禮虞後罷朝夕奠無罷朝夕上食之文宋龜峯曰看家禮則卒不言罷而當罷於罷朝夕奠之日以遵古禮但朱子有不害爲厚之語行亦可也

或問朝夕上食之儀家禮只曰如朝奠儀云則斟酒再拜而已而或以爲率略欲加點茶後辭神再拜者如何家禮虞祭章下只曰罷朝夕奠無罷上食之文而或曰朝夕開櫝似涉煩黷卒哭後則上食於遺衣服云云如何寒岡曰既曰食時上食如朝奠儀而朝奠之儀只焚香斟酒主人以下再拜哭盡哀而已則恐不得擅有所加損於其間也家禮虞卒哭有辭神而無參神丘瓊山以無參神爲闕文而儀節中添入參神一條李先生以爲家禮之去參神所以見孝子生前常侍之意而瓊山不察而誤加之以此觀之家禮中一字有無皆有其意若以斟酒再拜爲率略而輒加辭神再拜者無乃或未安乎虞祭罷朝夕奠而猶有

朝夕哭則食時上食恐不得不象生時也嘗見或以朝夕開櫝爲未安而只設上食於櫝前者矣上食於遺衣服則儀禮中雖有饋食下室之文而家禮中旣無節目不敢強說

或問三年喪朝夕上食及朔奠皆如朝奠儀而朝奠註曰祝盥手焚香斟酒主人以下再拜哭盡哀云云然則上食朔奠主人但再拜無參神降神辭神等禮耶虞祭後則上食朔奠皆依虞祭如何寒岡曰初喪之奠則祝斟酒盞以主人自不能爲禮也卒哭後則主人恐自爲之酹酒奠爵上食朔望恐并當如之無參神等禮所以見常侍之意不爲降神亦所以不死其親之意

或問大祥後祔廟而罷上食何如退溪曰凡喪禮自始至終以漸而殺葬前朝夕奠與上食皆行葬後罷朝夕奠而只上食非怠於奠也事生與事神不得無漸殺之節也然則大祥後罷上食只行朔望奠其亦漸殺之序所當然也

或問家禮虞卒哭祭後朝夕上食之時則別無禮式奠獻之禮依卒哭之節目耶抑從未葬前上食之規乎旅軒曰朝夕上食只用單爵似宜虞卒哭乃喪中重祭豈朝夕所得以比哉

或問弟死而無妻子者葬後即祔祖龕撤几筵否沙溪曰弟雖無子卒哭後撤几筵有所不忍禮妻喪朞年後撤几筵依此行之未知如何

或問如有夫存妻亡或妻存夫亡而無子者使婢僕朝夕上食不謹殊多恐不如不行也退溪曰此甚未安但亡者或慮其若是而有廢上食之遺言則只朔望可矣無是而却廢几筵之奉恐亦未可輕議也

或問人有父母喪未畢而死則其成服前父母朝夕祭當廢否以生人言之父母於子喪無三日不食之禮廢之未安而亦有喪家三日不舉火之文如何愚伏曰禮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卒哭而後各反其所釋之者曰象生者爲凶事而聚集也以此推之則未殯前朝夕上食不得已當廢矣

朔望奠

或問朔望奠世俗皆行三獻何如退溪曰朔望奠在禮亦無三獻之文恐當從禮

或問家禮朔望則於朝奠設饌其無三獻可見而今人家多行三獻禮不知何所據耶退溪先生答金就礪問云依五禮儀註連奠三酌恐或爲宜答鄭惟一所問則云朔望奠在禮亦無三獻之文恐當從禮云云不知何所從違愚伏曰連奠恐是因金問而有此答耳非禮之正看恐或字可見只得從答鄭之語爲合於禮

或問家廟朔望有參降之節而三年內則無之何歟沙溪曰孝子常侍几筵故不爲參降也

或問士之望奠何如退溪曰士惟朔奠者視大夫有殺亦

其宜也今人非至於窮不能辦則幷擧望奠亦未爲僭也
或問禮不稱望奠則不設殷奠於望日耶寒岡曰禮士月望不殷奠故家禮有朔奠而已然通禮許以朔望之參故今人居喪望日亦皆設饌如朔日之儀
或問儀禮士喪禮月半不殷奠月半奠固是大夫禮然平日家廟常行望日參禮今於几筵豈可全廢惟饌品與朔奠有差如何沙溪曰望奠差减而行之爲可
或問祥後禫前朔望奠其家廟素行朔望者則可行於廟其不然者行於何所退溪曰依家禮本文祥畢主入于廟則素行朔望者合行於廟素不行者請出當奠之主於正寢而行祭可也

或問朔望以禫服入廟參獻耶奉新主而出外行禮亦如何寒岡曰禫服白衣既非衰麻之比朔望入廟恐不得不爾奉新主出外恐未安

或問大祥後主在於廟則禫前朔望祭時主人當以素冠素帶行禮於祖廟中耶抑告出新主於正寢而行之耶愚伏曰四時正祭三年內雖不得行而如朔參節祀則朱子既許以墨衰常祀於家廟矣今者新主既同入于祖廟則似當以素服并祀於廟中獨出新主以祭似爲未安

弔

或問弔喪時以白帶爲之何如退溪曰古人至以首腰絰往弔今人雜服以弔俗之弊也素冠雖不可爲白衣白帶

可也

或問吊禮考之於家禮則是朱子從俗之制而今當以古禮行之者乃朱子晩年敎也亂後無經籍可考不知古禮之式何如也今之法家或以開元禮用之故方以此禮拜賓矣何如芝山曰丘瓊山儀節亦甚詳

或問吊禮賓主皆相答拜而註云喪禮曰賓不答拜吊禮又曰主人拜賓賓不答拜云則與吊式不同何也旅軒曰吊禮賓不答拜乃古禮也家禮有答拜者朱子初年從俗之禮也今之禮家多用開元禮故謹錄所聞以呈之也開元禮吊賓至門外主人出立阼階下西向哭待賓入庭南北向西上立其長者一人進立于主人前東向致辭訖主

入哭稽顙再拜賓不答拜還于北向位俱哭十餘聲哭訖
出此內喪受外賓之吊禮也親黨則當入哭于靈座前○曰吊禮只曰主人拜賓而
禮又云五服未盡者爲位而拜踊故今以服次序立受而
拜之何如曰五服未盡者旣在喪次則序立受吊但與賓
接辭則喪主爲之耳且五服者又不必皆與然後受吊也
或問今人吊喪或立或伏哭何者爲是沙溪曰當立哭也
然從俗伏哭亦無妨
或問吊人內喪吊於內甚未安吊於外處何如退溪曰禮
嘗升堂拜母之外不許入今人皆入吊未安
或問平日若不升堂則似不可爲外喪而便入於內喪同
殯之處如何沙溪曰內外喪不可同殯入哭與否不須問

也

或問幷有父母喪同殯而祭則考朞外客入奠未安何以處之旅軒曰考朞外客爲尊位而來奠則不可以妣主同殯辭而拒之但主各有韜外客入奠時妣主不去韜如何

或問於輕喪以重服受吊未安當各服其服而初旣未得具服何以爲之西厓曰受吊以重服固似未安但禮幷有父母之喪葬母以斬衰說者云從重不敢變以此推之則雖受以重服恐或無害

或問畏壓溺三者古禮有無服之文今人遇此變者頗多當從古禮否沙溪曰畏壓溺不吊檀弓有之而不服之言則未之見若死於兵若赴京溺於海則豈有不吊之理乎

或問受吊之時迎送之節不可以一槩處之若於野次遭相識則亦可相吊耶沙溪曰喪大記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外見人不哭註堂以內至房婦人之事堂以外至門男子之事非其所而哭非禮也婦人於適者固不下堂若君夫人來吊則主婦下堂至庭稽顙而不哭也男子於適者之吊亦不出門若有君命而出迎亦不哭也檀弓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吊之對曰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弊廬在君無所辱命左傳齊侯吊諸其室○按檀弓之言雖如此然遇相識野次停柩豈可不吊

或問小生與郭侯契誼至深而喪制將盡尚未一哭今欲

直詣墓所哭奠而曾子曰朋友之墓宿草不哭今俗吊禮過虞練後亦或有主哭而賓奠不哭者然則奠而不哭爲宜耶過三年後或有奠酹於廟者此則何如退溪曰旣葬則先之墓家禮固指親喪而言雜記又云不及送葬者遇主人於道則遂之於墓亦指兄弟喪而言皆至親之喪哀痛迫切無所不用其極之禮也徐孺子鷄酒奠墓不見喪主必是知死而不知生故如此耳若朋友之喪非至親之比則恐不必先之墓死生皆知則又豈可奠墓而不見喪主耶況旣葬返魂之後几筵爲重奠於几筵而兼行吊爲當若曾子所云朋友之墓宿草不哭只謂或几筵在他而行奠於墓者可如此耳非謂必先之墓如親喪也且觀古禮

文凡吊者實無不哭主人無不哭答雖過虞練皆然與曾子之云似若不同亦與今人主哭而實不哭殊異今公於郭度契分甚厚千里吊奠恐不可拘於曾子之言也若三年已過當就墓而酹不可就人家廟而行之也

或問曾子曰朋友之墓宿草不哭今或在遠地練後往吊則猶且不哭乎沙溪曰曾子之說雖如此若情厚者則哭之何害亦人情之所不能已也

或問卒哭後受吊亦如前否退溪曰卒哭後有吊者亦如其前非但卒哭後以古禮言之似三年內皆然

或問除喪之後親舊不知已沒喪而來吊則待之當如何沙溪曰檀弓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吊主人

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其庶幾乎亾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註主人文子之子也深衣吉凶可以通用小祥練服之冠不純吉亦不純凶廟者神主之所在待而不迎受弔之禮也不哭而垂涕哭之時已過而哀之情未忘也庶幾近辭也子游善其處禮之變故曰其近於禮乎雖無此禮而爲之禮其舉動皆中節矣

或問父在母喪祥後禫前若有執友親戚弔慰者則猶依前受弔耶愚伏曰受弔似不如在喪中時矣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垂涕洟而立於廟孔子聞之以爲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今依此說似得廟即今之几筵所在也

或問喪中未曾相識者請與相見則當哭拜以接之耶沙溪曰於死於生者皆所不知之人非爲喪事亦不爲弔慰而來則不必哭也

或問曾子曰朋友之墓宿草不哭今人於朋友之喪或在遠地或有事故不得趁時弔哭過祥後往弔於几筵則猶且不哭歟弔其孤則哭几筵則不哭未知於禮何如愚伏曰竊詳曾子本文則恐是不哭於墓耳弔於几筵則雖練後似無不哭之理然亦當視情分厚薄而爲之差耳若哭生而不哭死則尤與禮文傷弔之義不同矣

或問母喪朞服已除方在心喪居墓所時有弔客至則拜哭如初若在親側則不無壓屈之嫌乎愚伏曰聖人以將

軍文子之事爲無於禮之禮則衰麻既除無乃當以此禮處之耶然至情所發亦不敢質言至於在親側則壓屈無疑矣

幷有喪

或問前喪練後遭後喪几筵當合設於一處耶服則常持何服沙溪曰曾子問幷有喪自啓及葬不奠及葬奠而後辭於賓註從啓母殯之後及至葬柩欲出之前惟設母啓殯之奠不於殯宮爲父設奠故云及葬不奠謂不奠父也及葬母而反卽於父殯設奠告語於賓以明日啓父殯之期士虞禮男男尸女女尸疏虞卒哭之祭男女別尸司几筵云每敦一几鄭註云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几體實

不同祭於廟同几精氣合喪服小記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註其葬母亦服斬衰者從重也以父未葬不敢變服也又曰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皆兼服之註經殺皆是五分去一斬衰卒哭後所受葛經與齊衰初死之麻經大小同兼服之者謂居重喪而遭輕喪服麻又服葛也間傳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註卑可以兩施而尊者不可貳疏斬衰受服之時而遭齊衰初喪男子所輕者腰得著齊衰腰帶而兼包斬衰之帶婦人輕首得著齊衰首經而包斬衰之經故云輕者包也男子重首特留斬衰之經婦人重腰特留斬衰之腰帶是重者特也通典杜元凱曰云云見下嫡孫祖母喪中

母亾條

或問幷有喪之殯當初高論以異殯爲善可謂有明證透見而以情理言之當同殯一室同祭一筵朝夕祭奠常服重服而先考後妣至於輕喪練祥則服輕服入哭後更易重服先奠考位又易輕服次奠妣位乃讀祝爲宜此雖有礙於生人自行之小節而不可以此屈其大節也如何愚伏曰向年有人幷有喪而同几筵者當練除之際節目甚難來問於生未有以處之答云當各設几筵而旣不能然今則只得手分世界中化現出來而已未敢質言云今見來書擬爲儀節雖詳亦有未精細處夫服輕服入哭之後更易重服先奠考位又易輕服次奠妣位乃讀祝云者固

無大段不可但三獻每次易服則煩瑣難行不易則又成以輕服行重喪之祭矣且祝文單告則未安并告則措辭又難凡此曲折豈可諉之於生人自行之小節而任爲茅纒紙裹之禮耶朝夕之祭當壓於重服固也然三年之內齊衰之服終無用處惟用於二朞變除之日兄所謂致其誠信於父母小無所異者又何居耶聖人之答曾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此豈非異殯之文耶奠之先後穿鑿者或可以奠酌之先後當之其下又曰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此則分明是兩祭各行之文若如來示同設几筵則何苦而不爲同祭之簡便必爲先後之紛紜煩數耶釋之者曰葬是奪情之事故先輕奠是奉養之

事故先重豈不較然明白而合於人情耶只緣今人以生
人常情度之必欲其同殯一室同祭一筵而於練祥之祭
曲爲節目以求中禮恐於因人情則得矣而謂之節天理
則未也○曰葬先輕後重之訓恐是爲力屈勢拘者發也
若同日合葬則恐不必然矣曰聖人制禮其文理密察有
不容毫釐其輕重大小之分雖細微處亦未嘗混施況於
送終大事耶是故曾子以并有喪何先何後爲問而聖人
答之如此非爲力屈勢拘者發也自是不可混施耳據禮
註先啓母殯行朝祖祖奠遣奠至山下棺惟不復土而歸
卽啓父殯行節次諸奠旣窆而歸先行父虞次行母虞如
此行之則又安有易服煩數之礙乎郭子從有偕喪引曾

子問此章而問於朱子曰同葬同窆亦有何害而其所先後者何意耶答曰此雖未詳其義然其法具在不可以已意輒增損也先賢尊信經文其嚴如此雖有所疑只得遵守而已何嘗以一毫已意參錯於其間耶此最今日之所當法也聖人旣言其葬先輕後重則殯之必異可知旣言其虞先重後輕則几筵之必異可知禮註虞祭偶同則異日而祭先父後母雖其所言之意有未可知而其非合祭則明矣惟前日妄論中齊衰服常無用未安云者誠爲錯誤亦未及精思之罪也雜記曰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蓋古人於喪服常從重者故雖父母之葛經亦得以大功之麻經易之況母之齊衰爲斬衰所壓有何未

安然喪服小記其葬服斬衰註父未葬不敢變服也據此則葬父之後有事於母則當服齊衰可知若如來諭同設几筵則雖虞祔不得服齊衰矣大抵兄之必欲同殯同祭者重人情也愚見之以爲似當各設者守經言也今欲不問禮之如何而但欲求合於人情則猶之可也執經議禮而乃欲驅率聖訓以合於己意則尤大不可幸願虛心以思之士悅之意亦欲合設几筵而曰練祥二祭依忌日出主之例祭於他所亦似無礙此則比老兄所論頗穩便可行初亦喜之近又思得則練祥則可以如此虞祔時却似難行欲與更論而未得會合耳後又著說曰向年全淨遠丁內憂未二旬又丁外艱曹汝善趙汝緝治其喪以同異殯爲疑以書問於余余令異殯其後成士悅康明甫疑同殯爲是蓋拘情之見也明

南以書來問余引曾子問幷有喪小記偕喪兩條及士虞記男女異尸等語以辨之且論同殯則三年之內節目多礙費了多少說話後考儀禮司几筵云每敦一几鄭註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几體實不同祭於廟同几精氣合乃知古人已有分明定論而未及考據有此紛紜眞朱夫子所謂學之不講其害如此也

或問父母喪幷出則葬時節次何以爲之退溪曰曾子問曰幷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後重如幷有父母喪則先葬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奠則先父自啓及葬不奠其先葬母也惟設母啓殯朝廟之奠不爲父設奠也行葬不哀次行葬之時不得爲母伸哀於所次之處反葬葬母而反奠而後辭於賓遂修葬事旣反卽於父殯設奠告辭於賓以啓父殯之期遂修營葬父之事也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如虞祭偶同則異日而祭先父後母

或問父死未殯而母死者其亦以父尸尚在而不服三年歟母喪將周而父死猶不得爲母申三年服歟沙溪曰儀

禮經傳通解父卒則爲母疏直云父卒爲母足矣而云則者欲見父卒三年之內而母卒仍服碁要父服除而母死乃得伸三年故云則以差其義通典庾氏問徐廣曰母亟已小祥而父亾至母十三月當伸服三年猶壓屈而祥也答曰按賀循云父未殯而祖亾承嫡猶周此不忍變在也故自用父在服母之禮靈筵不得終三年也庾蔚之云諸儒及太始制皆云父入亾未殯而祖亾承祖嫡者不敢服祖重爲不忍變於父在也況父在之日母亾已久寧可以父亾而變之乎杜元凱曰云云見下嫡孫祖母亟中母亾條按疏說雖如此而揆之情禮終有所未安若父死未殯而母死則未忍變在猶可以父未殯服祖周之說推之而服母碁也如父

喪將竟而又値母喪亦以父喪三年內而仍服朞果合於
情理乎杜說則似無服朞之意未知如何

或問母喪中遭父喪者爲母當齊衰朞年而除伸心喪三
年朞而變除之時亦當服禫服否在母喪次則服禫服爲
安耶退溪曰旣曰當齊衰朞年而除伸心喪三年則朞而
服禫服黲色雖重服在身於變除之節自當各服其服旣事
反重服無乃可乎雖在母喪次當服恐宜服重服不可輒
去重而服黲也至於上食等有事於几筵時又當服黲蓋
旣不可以斬衰入又不可以他服故也

或問杜氏通典賀循云父死未殯而祖父死則服祖以周
蓋父尸尚在人子之義未可以代重故也云若以父尸尚

在服祖以周則父死未殯而母死者其亦以父尸尚在而不得服三年歟其或不然而直行三年則果不嫌於死其父歟父死旣殯之後則父尸已殯可以代重歟遭此變者苟不盡禮則彼此所係極重不可不審愚伏曰禮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以待後事其葬也服斬衰註父喪未葬不可以變服也賀循之議蓋因此義而推之可謂精矣今左右因此而又推之又益精矣但禮論幷有喪及偕喪處非一而語不及此不敢臆說○曰此段旣以不敢臆說爲敎似不敢更稟雖然人家不無遭此變者若以禮無明文而矇然過了則父母終天之喪失彼失此俱不免不孝必欲亾於禮者之禮也得其無害於義者則何以處之曰

賀循之言雖未有先賢折衷之論求之情理似爲合當遵行不妨至於服母以朞乃是屈於父在千萬不得已而奪情耳若以賀循之論比類而降服則恐於心不安寧從禮疑從厚之說無乃爲得耶

或問嫡孫父喪未久又遭祖母之喪則一應喪事皆從重行之常著齊衰常用削杖而入其父靈座之時著斬衰用苴杖否寒岡曰從重云者是矣而第未知斬衰重乎齊衰重乎削杖輕乎苴杖輕乎然父喪既葬後遭承重齊衰之服則未葬前服齊衰既葬後服斬衰有事於祖母几筵則服齊衰從事或合權宜如何○曰前日所稟嫡孫疊遭斬齊喪服杖輕重禮節既聞命矣若喪父未閱月又遭承重

喪則其服與杖及朝夕哭與饋奠先哭後哭先奠後奠人有爭其父與母之間者故幷稟焉且三年之內恆用何服何杖耶曰在父廬則服斬杖苴在祖母廬則服齊杖削奠用先重後輕之禮則斬固重而齊固輕矣但須象平時一家之儀則不得不先奠於祖母矣昔有人父喪未除而遭承重祖母之喪不廢父喪主而爲祖母居廬人不以爲非也云然鄙意則此必父喪將盡而未除若幷皆新喪則居不得不著重服惟就祖母廬之時用齊服恐或得禮之變之宜也

或問父喪未殯遭祖父母喪則當何服沙溪曰通典父未殯服祖以周愚以爲只服朞年則是無祥禫其可乎然古

人之言如此不敢輕議通典賀循喪服記云父死未殯而祖父死服祖以周既殯而祖父死三年此謂嫡子爲父後者也父未殯服祖以周者父尸尚在人子之義未可以代重也庾蔚之曰父喪內祖父亡則兼主二喪立二廬爲父喪來弔則往父廬爲祖喪來弔則往祖廬虞喜曰服祖但周則傳重在誰庾蔚之曰父亡未殯同之平存是父爲傳重正主已攝行事事無所闕徐邈曰大功者主人之喪猶爲之練祥再祭況諸孫耶若周既除當以素服臨祭依心喪以終三年

或問母喪身死則其子當代喪否甲者直云祝文奉祀皆當以長孫名行之則不可不追服乙者云其子已服則其孫

不必追服冢婦當主喪未知孰是退溪曰母喪身死其子代喪之疑此中亦有數家遭此故來問者以事理言之甲者所謂祝文及奉祀之類皆當以長孫名行之所以不可不追服此恐不易之理也乙者所謂其子已服其孫不追服雖似近之其柰喪不可不終三年而又無無主之喪其於祝文不可無名而行之又禮無婦人主喪之文則冢婦主喪之說又不可行也如何

或問父未畢喪而死則子可幷服其父未畢之服否其祖父母返魂時用何服而祥禫之際何以爲之退溪曰父死服中子代其未畢之喪此事古今多有而古無言及處未知何故而爲說亦難矣但若以追代其服爲不可則其未

畢之喪或葬或虞祔祥禫爲孫者豈可付之無主而坐視不行耶如旣代其服則返竃及祥禫之祭恐不得不服其服而行其禮也蓋家禮重喪未除而遭輕喪月朔服其服而哭之旣畢返重服況此所代之服不可謂輕服乎然此尤大節自當廣詢博考而審處之不可只因瞽說以斷也

或問父死服中則子當代喪其成服之節何以爲之退溪曰此事與過時聞喪而成服與少未行壯追服者不同彼所以必爲始死後節次者皆已所當行之禮而未行故追行之也今此代喪之事則其始死後諸禮父皆已行之但未畢喪而死耳故其子則只當代父而行其未畢之禮而已不當再行其父已行之禮此必然之理也然則其成服

之節但於朔望或朝奠告于兩殯所以代喪之意仍受而服之乃行奠似爲當也

或問祖父母之喪無長子則長孫代喪者例也若長子初喪時生存既服其服而未及喪畢先沒則爲長孫者追服代喪之服歟抑仍服其父未畢之服歟長孫追服而遽代其重則近於死其父若嫌此而不服則祖父母三年之喪不可無主如何愚伏曰退溪先生答李仲久書論此頗詳而以禮無明證爲恨然嘗考杜氏通典有論此處今無冊子可撿不記其文大意謂只服本服周周後以素服伸心喪三年亦不至闕事云其下長孫持重而亾次孫傳重議一條中有曰長孫既已持重重議已立次孫不得傳重猶

父爲嫡居喪亾子不得傳重也云云詳此文勢則分明是以此證彼更無可疑之語但不知此語來歷出自何處爲可欠耳且禮凡服從初無中間改服之義故女適人者父母之喪未練而出則遂之旣練而出則已未練而反則朞旣練而反則三年此亦不記全文其大意如此此皆從初之義也以此推之則通典所論只服本服朞者似爲得之更記儀禮經傳通解續五服沿革條亦有論此處而不記其文大意以爲父喪在祖父母喪未葬之前則因其葬受以三年服在葬後則練時受以三年練服在小祥後則以素服終三年云云此亦無時不得變服之義也此則宋朝禮官之議而勉齋採入通解中爲可遵行但記得不仔細幸更考之

或問祖喪小祥前父死則長孫當追服承重之服否愚伏曰曾見退溪先生荅學者書論此事今未能記得全文其大要以爲祖喪三年內不可無饋奠者似當爲承重之服云而難其禮不爲質言頃考杜氏通典嫡孫持重在喪而亾則次孫爲攝主本服如故朞年而除以素服臨祭依心喪以終三年又曰嫡孫既爲傳重未竟而亾次孫不得傳重猶父爲嫡居喪而亾孫不得傳重也又曰凡服皆以始制爲斷以此參之則似不當追服小祥前以本服行祭祥後以素服行之未爲闕事惟在商量審處耳

或問祖喪未葬又遭父喪則長孫當追服其祖三年否沙溪曰儀禮經傳通解之說可據但亾在練後則只伸心喪

云未知恰當否也通解曰本朝石祖仁言祖父中立亡叔從簡成服後亡祖仁是嫡長孫欲乞承祖父重服博士宋敏求議曰子在父喪而亡嫡孫承重禮令無文通典晉人問嫡孫在喪中亡疑於祭事徐邈曰可使一孫攝主而服本服朞何承天曰旣有次孫不得無服但次孫先已制齊衰今不得便易服當須中祥乃服練裳松之曰次孫本無三年之道宜爲喪主終三年不得服三年之服司馬操駁之謂二說無明據其服宜三年大凡外襄終事內奉靈席爲練祭祥祭禫祭可無主之者乎祖仁名嫡孫不承其重而乃曰從簡已當之矣而可乎按儀禮女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註遭喪而出者始服齊衰朞出而虞則以三

年之喪受旣虞而出則小祥亦如之旣除喪而出則已杜佑號通儒引其義附前問答之次況徐邈裴松之之說已爲操駁之是服可再制明矣又喪必有服今祖仁宜解官因其葬而制斬衰其服三年後有如其類而已葬者用再制服通歷代之闕詔如敏求議又曰今服制令嫡子未終喪而亡嫡孫承重亡在小祥前者則於小祥受服在小祥後者伸心喪幷通三年而除嫡孫爲祖母及爲曾高祖後者爲曾高祖母準此

或問承重者居祖母喪旣而母亡則何服爲重而書疏自稱云何沙溪曰通典晉喬孝淸問曰爲祖母持重旣葬而母亡服制云何別開門更立廬否言稱孤孫爲稱孤子范宣曰按禮應服後喪之服承嫡居諸父之上一身爲兩喪

之主無緣更別開門立廬以失居正之意至祖母練日則變除居堊室事畢及後喪之服禮無書疏稱孤子孤孫之文今代行之合於人情稱孤孫存傳重之目祖母訖服然後稱孤子庾蔚之曰二喪共位廬堊室雜處恐非適時之禮謂宜始有後喪便別室爲廬兼主二喪杜元凱曰若父已葬而母卒則服母服至虞訖服父之服既練則服母之服父喪可除則服父之服以除之訖而服母之服按祖母既葬而母未葬則當服母服母喪已葬則還服祖母服祖母服既練則還服母服母服既練則還服祖母服祖母服既除則還服母服以終喪與父母偕葬持重服條參考惟稱號則不可隨服變改祖母譚前當稱哀孫

或問祖母三年內其父死則其孫當代主其祀矣但神主不可仍其舊題當於何日改題乎沙溪曰改題恐宜在喪畢後不敢死其親之意也然無經可據不敢以爲是也

或問祖喪中父亡嫡孫代服則題主不當改耶許眉叟曰改題主一節欲待祥後遷主入廟時行之旣曰代喪則以待三年孝子不忍死其親之意存焉

或問父母喪中死者祭奠當用肉否愚伏曰葬前專用事生之禮用素饌葬後則漸神事之不妨用肉此是師傅之說而非有考於禮經然求之情理似當如此矣

或問當喪而死者葬前饋奠不用魚肉一節曾已稟質矣葬後則至何祭而始用魚肉耶旅軒曰魚肉恐自初虞用

之爲宜也

或問并有喪者大小祥則當服其服而行祭矣若前喪禫祭似不可行於後喪未除之前然則終廢前喪之禫耶沙溪曰禫吉祭也喪中不可行也亦所謂不忍於凶時行吉禮之意也據朱子說不可追行亦明矣語類問三年而葬者必再祭鄭註以爲只是練祥祭無禫朱子曰看見也是如此

客喪

或問在途遭兄喪飯含之具不能備禮幎目握手亦裁布假用到家大斂之時依禮作一件物事安之於當面手處此等事出於臨時杜撰未知是否退溪曰逆旅倉卒臨時

杜撰勢所不免

或問客死者至家有改斂之事則其禮如何省叟曰此變禮不見於經文然士喪禮丈夫髽散帶垂卽位如初註將爲啓變也髽婦人之變互文也喪服小記男子免婦人髽啓殯之禮且然改斂則復見尸襲斂如初其括髮袒免哭踊之節似無變於初喪奔喪若除喪而後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絰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哭盡哀遂除亦可以參看除喪而歸括髮袒哭踊如初在初喪改斂括髮袒哭踊無疑

或問在途遭兄喪未得斂殯故兄弟過四日亦未成服到家斂殯後一日方成服而弟念奔喪者至家四日方成服

則此雖非奔喪之例以兄嫂觀之則聞喪而喪未至亦猶奔喪而未到喪次者也喪至之日大斂雖即爲之其儀節則一依始死之禮第四日成服如何退溪曰當如是

聞喪　奔喪

或問鄭汝仁遭所後斬衰喪未成服又聞本生親喪重喪成服後若奔喪則曲折何以爲之退溪曰奔喪曲折古無可據然重喪既成服在途恐只以重喪服行而至彼行變成之禮似可蓋重喪中遭輕喪當其事則服其服既事反重服云則重服爲常故也何如

或問奔喪易服註裂布爲四脚其制如何頭須之制亦如何寒岡曰四脚之制以一幅布裂其兩端先以後兩脚結

於額上又以前兩脚結於鬢後頭須帕卽今之須帕

或問聞喪奔喪條入門詣柩前再拜再變服就位哭註曰又變服如大小斂亦如之云或者難之曰大小斂時無變服之節而如大小斂云云者何謂又曰亦如之云者尤不能詳知寒岡曰小斂哭擗之後袒括髮免髽于別室非大小斂變服之節乎亦如之云者亦如初喪柩東西向哭盡哀之謂也

或問家禮聞喪變服之下無成服二字者恐蒙下文皆如上儀而然耳沙溪曰聞喪變服豈至聞後第四日之久乎必落成服二字無疑

或問家禮奔喪既葬則先之墓若家近而墓遠必過家而

至墓乎沙溪曰旣葬先之墓爲體魄也然家近墓遠則何必過家不入而先之墓乎

或問齊衰以下奔喪註釋去華服則今著何冠服帶屨耶衣冠帶屨雖非白色非華服則亦可著耶妻喪朞服之重者奔喪時著草笠白巾纓白帽帶脫去網巾而行者何如禮云至家成服其不待四日者非初喪無變服如大小斂之儀故耶若服未成不能卽日成服則所著冠帶當如在途時耶若然則齊衰朞喪服之重者而旣至靈座前黑笠黑帽朝夕奠上食亦以此與祭不亦未安乎寒岡曰齊衰以下之奔喪者固當釋去華服衣服之不用白色恐亦未安奔妻喪之服來喩似然禮大功以上有三日成服之

文小功以下不待三日云服未成之前當依初喪之禮豈必拘在途之服

或問家禮聞喪註不得於州縣廨舍舉哀在官者當異於僧舍云云公廨不得舉哀則聞命矣若衙舍則異於公廨雖舉哀亦無所妨耶朞大功之喪於路中聞之則何以爲之耶雖在馬上卽當舉哀耶抑當就路左幽僻處而舉哀耶寒岡曰衙舍自是私室舉哀恐無妨路中及馬上非舉哀之所還家設位爲之不妨路左幽僻處亦恐近野哭

或問女子嫁者聞喪於百里之外雖不奔喪無害於義耶寒岡曰百里不奔喪之說恐不合今日用得許令奔哭俾伸女子之情如何

或問妻喪在途未葬而聞兄弟之喪則奈何退溪曰此等事古無明文臆說爲難恐遇此變者固當葬兄弟之喪然若妻喪無人幹護不可以成葬則至妻喪掩壙而後葬其或可也

或問聞母妻黨之訃哭之當於何所有吊者亦當受之耶沙溪曰雜記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凡爲位不奠檀弓妻之昆弟爲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爲主袒免哭踊夫入門右使人立於門外告來者狎則入哭父在哭於妻之室非爲父後者哭諸異室註父在己之父也爲父後妻之父也門外之人以來吊者告若是交遊習狎之人則徑入哭之情義

然也疏子爲主者甥服舅緦故命己子爲主受吊拜賓也
夫入門右者謂此子之父卽哭妻兄弟者
或問喪禮備要𦵏喪者至而値主人成服之時小功以下
則直與主人成之云主人雖已成服亦當卽成服耶沙溪
曰主人成服已過則小功以下亦當四日後成服也
或問大忌正齋日聞切親或親友訃音則爲位而哭似甚
未安罷齋後爲位而哭耶旣已過之仍爲不哭耶寒岡曰
切親有服則當廢祭而𦵏哭無服而情切則祭畢別爲位
以哭情不甚厚而聞訃累日則亦不必追哭不可以一例
論
或問禮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同國則往哭之此未知兼內

外兄弟而言之否雖緦必往註云親骨肉也似指同宗兄弟而言也母族則雖舅妻及姨母之喪皆不可往見乎患伏曰禮所謂兄弟指同宗而言也外家喪事在遠地則不往恐是況舅之妻禮本無服法典雖有服緦之文然恐非聖人意

家禮或問卷之五

喪禮

治葬

或問三月而葬可也而家貧力薄且擇葬地未能及期心甚未安退溪曰及期甚當不幸而不及期則不得已而至於擇葬亦勢所不免若如今人兄弟各拘吉凶久而不葬者甚不可也

或問古禮士踰月而葬今大夫士皆三月而葬不知從何而可也時事多艱又屬邊境切擬從權速窆何如旅軒曰踰月之葬雖古有其文三月之葬既定于家禮而至今通行則惟當遵守之可也但時事固不可不慮古亦有赴葬

之說赴葬者未及葬月而速葬之謂也然則古人亦有赴葬者矣但赴葬則赴虞而卒哭則待其月亦惟考行

開塋域祠后土

或問開塋域時及葬時后土祠只用告事禮設酒果脯醢而已乎抑當用盛祭否世俗或豐或簡無準式何以則得禮之中歟沙溪曰某家用盛饌未知果何如也

或問祀后土時告者當吉服而國恤未葬亦可吉服否旅軒曰祀后土時告者之服似當以時服行之

或問家禮后土祀無焚香一節其意必非偶然蓋焚香求神於陽也灌地求神於陰也后土地神故只求之於陰而不求之於陽義似如此而喪禮備要祠后土具有香爐香

合何歟沙溪曰考家禮不言上香只酹酒無乃有意耶丘
氏儀節及家禮正衡皆有上香之禮故備要因之

或問后土祭家禮無酹酒而瓊山儀節有之酹酒當傾少
許於地而以其盞卽奠于神位如廟祭之祭酒乎退溪曰
從朱子

或問祠后土祝文朱子家禮稱后土氏而瓊山儀節據大
全稱土地氏今按大全所稱土地皆是所居宅之神而於
墓山之神例稱后土不知瓊山所見如何而據以爲證也
退溪曰當從家禮

或問瓊山曰后土之稱對皇天也士庶之家似僭文公大
全有祠土地祭文改爲土地云而退溪答鄭汝仁曰當從

家禮稱后土后土之稱果爲僭則家與墓有何所間而於家則稱土地於墓則稱后土乎沙溪曰丘氏似僭之說似然故吾嘗據大全改稱土地之神退溪尊家禮亦有意

或問今欲合葬於舊墓祠后土之禮皆不便未知何以爲之寒岡曰將以合葬則開土地祠后土果似不便然而將托體魄於此山不可以無告於山之主神似當於舊墓將葬之傍略倣家禮開塋域之儀設祭以告恐無妨且於舊墓亦不可以不告則鄙意恐先於未祭后土之前先用酒果告于舊墓訖行后土之祠遂行治葬節次及將安金穽穿壙之日又告以開封合葬之意於舊墓而劈破西畔一半姑勿安金穽先暫穿以驗舊墓灰隔上下倘後乃始量

設金穽而穿壙焉及至葬之日俟平土後盡破舊墓前未破之封乃量塋域而成墳似當矣然此皆出於賊臆所料未知果合義理事勢否○曰祠后土之日先告舊墓文何以爲之曰維年月日某官姓名敢昭告于某封某氏之墓某官府君將合葬于塋中西畔今行祠后土之禮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

或問今欲祔葬亡妣於先考墓東畔舊墓當有告辭先世墳墓皆在同岡亦當有告儀告文幷望下示寒岡曰云云敢昭告于顯考某官府君之墓今以先妣某封某氏奉祔塋封東畔卽事之始敢伸虔告謹告告舊墓云云今以先妣某封某氏合葬于先考某官府君之墓卽事之始敢伸虔

告謹告告先世墓

或問開塋域時有掘穴四隅外其壤掘中南其壤等節目而今當合葬破舊墓亦必擇日爲之開土祭時掘穴掘中等節目何以爲之旅軒曰今日開塋域非別建新兆止用舊墓塋域內則不須用五標但就前日所祭之壇告之曰維年月日某官姓某敢昭告于后土氏之神今爲某官姓名營建宅兆於某封某氏封內之右神其保佑永無後艱云云○曰開土時當略破舊墓而舊墓告辭似當入合葬之意告辭亦望製送曰若開土則先告舊墓曰維年月日孤哀孫某敢昭告于顯祖妣某封某氏之墓伏以將奉顯祖考某官府君合安于幽宅謹開封內之右不勝哀慕敢

告告畢稍開塋域然後乃告后土或以葬日稍遠穿壙在
臨時則只先告后土如上然後始役若喪主不能往則告
墓代告亦似宜矣
或問合葬時當告先葬之墓否西厓曰祭土地之日并爲
文告先塋以某日祔葬之由至開墓時又以酒果告之曰
今日開墓始役云云
或問喪禮備要若祔葬先塋則別以酒果告于先祖云云
告之之禮家禮不著而備要亦不詳當於后土祠後主人
自告之否其告辭何以措語而亦有參降之禮否備要后
土祠主人若自告則云爲父某官某甫云云所謂某甫何
語耶告先祖亦當云某甫歟沙溪曰祔葬先塋則使服輕

者用酒果告之云云今爲孫某官某營建宅兆謹以酒果用伸虔告云云似得參降之節亦當有之所謂某甫云者指亾者之字也先祖前則稱名可也古者雖稱字今不可用后土祭亦然

或問開塋域祝辭云今爲某官姓名葬日祝辭云今爲某官封謚而不稱姓名願聞其所以異沙溪曰開塋域與葬時祠后土祝辭或稱姓名或稱封謚前後不同必有其義而未可知也或云檀弓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易名以諱故不稱姓名歟未知是否

穿壙

或問穿壙作隧道後世上下通行循俗無害否退溪曰隧

道後世上下通行然其間棺槨尺量等事或有差誤則有至難處者不如直下之爲穩也

或問隧道乃天子之禮也溫公泛言葬有二法而不明言其僭退溪又曰後世上下通行今人不顧禮防而皆行之果不陷於僭越之罪乎沙溪曰隧道諸侯猶不敢用況其下者乎溫公非許以用之也泛言葬法之有二也退溪不以犯禮禁之似爲未安

或問祖墓祔妣依丘儀用西今祔葬先妣於考墓而西邊狹側故欲用東邊但先代妣位皆用西違此甚未安退溪曰兩親墓東西定位想中國俗葬皆男左女右故朱先生葬劉夫人時只循俗爲之其後丘文莊亦不欲異俗而云

云也然朱子答陳安卿之問分明謂祭而以西爲上葬時亦當如此方是則此乃爲晩年定論而後世之所當法也今者尊先祖考妣墓雖與今所定左右不同滉意朱子定論旣如彼又西邊狹側不可用則用於東邊恐無可疑也今之所恨在於先祖考妣位次難改無如之何矣不當緣此而有疑於今所定也

或問墓地至狹不得爲合葬雙墳若以上下墳占穴則考位似當居前而今妣墓之前更無占穴處不得已占定於後未知於禮何如退溪曰以世俗所行及事理度之似以考前妣後爲當然前旣無地可占合葬雙墳勢俱爲難則似不得不隨地勢以處

或問合葬是同槨耶只是同壙耶妻當祔於何方沙溪曰檀弓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註生旣同室死當同穴故善魯䟽祔合葬也離之謂以一物隔二棺之間於一槨中也魯人則合幷兩棺置槨中無別物隔之朱子曰古者槨合衆材爲之故大小隨人所爲今用全木則無許大木可以爲槨故合葬者只同穴而各用槨也陳淳問合葬夫婦之位曰某初葬亡室時只存東畔一位亦不曾考禮是如何淳問地道以右爲尊恐男當居右曰祭時以西爲上則葬時亦如此方是

或問考妣二柩同槨而葬者不無長短之差則當齊其上乎齊其下乎沙溪曰當齊其上

或問父母合葬情事合當而勢力單薄不能發引於數百里之外葬於所寓居之地何如愚伏曰事出於甚不獲已則權宜各葬似不大害義理但力單地遠非甚不獲已之故古有貧喪營葬者矣

作灰隔

或問作灰隔退溪曰此當與下文加灰隔內外蓋處通看方得其詳蓋此所謂灰隔非今人所用之灰隔也家禮不用外槨而顧多用瀝靑故別用薄板權爲外槨之形姑去其蓋板而塗瀝靑於其地板與四周以此代槨而安於壙底炭灰之上乃下棺於其中正如下棺於槨中也然後始用今所用灰隔而下灰隔依今下灰隔之法轉轉等上及

隔之平而止則其狀亦如槨外用灰炭也於時方加此隔
內外蓋其內外蓋之制及所用先後節次家禮詳之可考
而知也蓋無槨則瀝靑無所用於塗故爲此制專爲用瀝
靑設也故此灰隔者所以隔灰與瀝靑也今所用灰隔者
所以隔灰與炭也今人未有無槨而葬者其用瀝靑又不
如家禮之多而只用於外槨之外則無所用於此灰隔爲
也不知者乃以今之灰隔之制解此灰隔之文牽强乖謬
由不致詳於上下之文故耳

或問作灰隔西厓曰家禮不用槨故隔板有二在內者所
以隔瀝靑與三物也在外者所以隔三物與炭屑也在內
者仍存在外者抽出所以不同也旣下棺又用二板一則

在棺上以隔瀝青使不透棺一則在瀝青之外使瀝青不雜於三物所謂加灰隔內外蓋著然也今人用槨又不用炭屑則薄板誠無所施今於下外棺之前先用薄板如槨之狀四面實以三物而堅築之既畢抽去其板始下外棺當中四隅有空分或一寸二寸其間以蚌粉松脂灌之凝結如槨然後又下棺於槨內加外蓋又以蚌粉松脂灌於四面及上相合爲一無有罅縫始以薄板一葉加其上以隔松脂然後實以三物而漸築之庶幾不戾於古人之法而有益於永久之圖矣加薄板事更議以定

或問瀝青當入幾許愚伏曰松脂五石去滓得二百五十斤板子四方各一尺試用厚五分則容入二斤五兩以此

推之則長十尺廣一尺用厚五分則容入二十三斤五兩矣臨用先度外椁長廣幾許然後以上項容入之數裁度用之

或問人或有不用外椁而用蜃灰者何如晦齋曰古人用石灰者蓋得土而黏得沙而堅歲久如石故不用他物也先王之禮時王之法皆用棺槨豈獨從家禮之語而不用乎

或問用蜃灰無乃或僭乎曹南溟曰槇之用蜃灰初非辭石而取蜃近海之人例用蛤灰爲其易辦於窮家也初聞油不過九斗及其搗用不止此數常以僭分爲終身之恨矣昔華元葬其君蜃灰石槨三年而葬君子譏之今海傍

蜃灰如沙土不日燔成與古不同但以用油爲未安
或問油灰用於槨內用於槨外退溪曰用油灰槨內外所宜不曾親歷其利害故不敢妄報也且此間士人曾有欲純用油灰者滉意朱子既有瀝靑無益之說而只用沙灰云今若用純油灰漸以成俗則貧者力不辦恐有緣此而葬不以時是自我開弊也其人遂不用今而思之開弊雖未安滉勸止之亦無乃傷孝子之心反爲未安以此今日尤難於答辱問也
或問葬時棺槨之間或用油灰或用松脂何如退溪曰棺槨之間用石灰見家禮註然妄意以用則無益多用又須槨大槨大又須壙大皆家禮所忌恐不用爲宜也

或問補註槨內用灰之說何如西厓曰朱子此說與家禮所定矛盾可疑棺槨間雖甚濶多不過二三寸假使沙灰歲久凝堅棺槨旣朽灰無獨立之理且必與外面炭屑混雜爲一汚穢壙內矣

或問灰沙土三物調均之法何以爲之西厓曰灰三分沙土各一分使灰得土而黏得沙而堅此家禮所定也朱子後以爲當但用細沙和灰黃土引木根不可用之云此說亦有異同然灰沙皆是燥物無液終難黏結恐當以家禮爲定然疑其引木則黃土比細沙略減分數用之無妨每觀人家葬時三物不能均一相和故細沙與黃土或多或少不相乳入今擬將三物篩去雜物後又斗量相雜重篩

如醫人劑藥篩末之法則灰與沙土多少均適無偏多偏少之處矣

或問或有用淡酒調灰者何如西厓曰此用以灑灰使堅實者也然近有遷葬舊墓者多言開壙之後尚有酒臭在於灰間而皆不凝硬以手搯取虛軟無力其無酒氣處却稍堅凝以此知用酒灑灰有害無利惟用楡皮汁和灰堅築者實皆凝結如石云此則得於目見之說非浪傳無據淡酒雖在禮文今懼不堪用只從俗用楡汁代之

或問壙底不用灰何如愚伏曰今人於壙底多不用灰而其說有二一則曰隔斷土脈吉地無應此則術家無理之說一則曰濕氣蘊鬱令槨易朽此則理或有之故孝子之

心不能不以爲疑今按周禮掌蜃供闉壙之蜃註闉猶塞
也將井槨先塞下以蜃禦濕也疏曰未施槨前已施蜃灰
於槨下以擬禦濕也據此則古人於壙底固已用灰矣夫
濕氣在土由下蒸上導灰於底使水不親土乃所以禦濕
也今不慮此而乃憂在內之氣壅鬱而成濕不亦傎乎
或問炭末必可用否西厓曰炭能含濕未見爲利余少時
猶見人家往往或用近則幾於全廢惟國葬用之然古人
以爲炭乃死物能禦木根辟水蟻以此觀之則其用炭之
意深矣
或問家禮不用槨此非從簡實爲久遠慮也木久腐朽壙
內虛濶恐有崩陷之患不用槨而用石灰則便成石槨似

無餘憾未知如何愚伏曰陋見常以爲槨是聖人之制家禮雖用溫公書儀不用槨其實所謂灰隔乃今之外棺也如得良材則固當用槨但今人難得許大好木與其用多節而白邊者灋不如不用之爲得也蓋木雖良終歸腐朽與骸骨相雜且令壙中寬廣不能牢固況今合兩棺於一槨之內則其占地尤爲寬大使壙中虛曠易於摧陷豈非可慮之大者耶隔板用灰之制雖出於近代而石灰之堅完精緻比石槨片片相合者不啻過之以此附棺有何少欠於孝子必誠必愼之心乎聞湖西皆用此制都下士大夫家亦多用之云彼豈皆力不足者耶

或問世俗從溫公之說用松脂而不用槨者有之何如旅

軒曰世俗用溫公之論者固多然用槨古禮不可廢焉若用松脂於槨外未爲不好也

明器

或問明器當不用耶抑或別藏於墓傍耶退溪曰明器古人亦有不用之說其不用者恐致壙中空濶且無益故也然制禮之意云不欲致死之故用平時之物不當致生之故具而不可用其意亦甚切至而精微略用而別作便房以揜之恐無不可也○曰便房當如何作之棺槨間或未可用耶曰明器便房依家禮實土及半或過半穿壙一傍作小龕藏之而密塞其口因而下土見人葬皆用此禮未見用於棺槨間者

或問朱子答陳安卿書曰某家不曾用明器云云而家禮却有藏明器一條明器者待死者以有知無知之間恐是孝子罔極之至情而朱子之所以不用者何意也且如苞筲等物尤見不忍死其親之至意而家禮註有雖不用可也之語今當何如退溪曰古所謂明器象平時服用人物車馬之屬皆爲之故朱子以謂不必用若如今人行器等亦不用則未安苞筲亦當用

或問合葬明器各用耶合用耶旅軒曰當各具而同櫃

或問家禮筲註竹器五以盛五穀云云而既夕禮筲三盛黍稷麥云云二禮不同何意所謂五穀其名亦可聞歟沙溪曰家禮與儀禮果不同可疑五穀之名見孟子註以此用

之如何孟子註五穀稻黍稷麥菽

翣

或問翣有戴綏之文而世皆不用何意耶本文如扇而方圖則殺其下何所據耶寒岡曰世俗因循不用弊家曾用之而家兄之喪以家禮無之故不用矣造法從本文

或問翣大夫四士二而今人士以下皆用四於禮未安旅軒曰用二宜也若兩柩則當四

或問翣扇似當用造禮器尺而其高出於棺上似不穩勢當用周尺沙溪曰用周尺似可

作主

或問古者大夫無主或曰有主何說爲是沙溪曰通典後

漢許愼五經異義或曰卿大夫士有主否答曰按公羊說卿大夫非有土之君不得祫享昭穆故無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爲菆徐邈曰左傳稱孔悝反祏(石主也言大夫以石爲主)又公羊大夫聞君喪攝主而往(攝歛神主而已不暇待祭)皆大夫有主之文自天子及士幷有其禮但制度降殺爲殊何至於主惟侯王而已禮言重主道也埋重則立主今大夫士有重亦宜有主以記別座位有尸無主何以爲別士虞疏大夫士無木主以幣帛主其神天子諸侯有木主開元禮四品以下無主(按經傳未見大夫士無主之文有者爲長歟)程子曰某家主式是殺諸侯之制也白屋之家不可用

或問神主若不中尺度改造何如退溪曰神主尺度不中

改造似當然昔李堯卿造家先牌子不用伊川神主制而用溫公牌子未詳只用匠尺其後覺長大不合度欲改之問於朱子朱子云而今不可動以此觀之神主與牌子庸何異乎牌子不可動則神主可易改乎

或問造主當用何尺旅軒曰作主之尺聞今世皆用五禮儀所載周尺云工曹所藏周尺恐亦五禮儀之尺制也

或問家禮本註用櫝而圖有坐蓋之式當何從如欲用櫝其制何如旅軒曰櫝式家禮作主註說下朱子不明言其制而止云櫝用黑漆且容一主則無所謂坐蓋之式矣卷首圖乃出他人之手而其說曰今以見於司馬家廟者圖之云則恐不是古來正式不可易之制也而朱子既謂櫝

且容一主則不宜其內又有容一主之坐也第未知當世公卿好禮家用櫝用坐其果一如家禮卷首圖式否也

或問坐式與櫝之制無論其所從而未見朱子非斥之論則後人幷用之有何大病乎旣置之坐式復安之櫝中藏之謹密愈見其貴重何害於大義而至欲撤去先世已用之櫝耶竊恐篤信家禮之過或不免於固執不通之歸矣韜藉二物亦朱子之所不取未知幷與去之耶家禮元自未成之書小小禮節後賢補入亦當有據何可一向揮斥乎況此圖則幷入新舊圖容其行禮者之自擇去取尤不可以自意而去之也沙溪曰坐式與兩窗櫝卷首有圖故後人有具用之者有用坐式者有用兩窗櫝者不能適從

余嘗以爲疑頃年偶得南雝家禮始知坐式司馬公家廟所用兩窻櫝韓魏公所用今於諺解圖分明書之僕之意非欲必去之也朱子之意以爲坐式且容一主夫婦俱入祠堂乃如司馬公之制也近世礪城尉宋公寅不知其義廢坐式專用兩窻櫝只於出入時用坐式此非家禮本意也

遷柩

或問今欲於啓殯日改棺而朝祖時晚則未安改棺前先爲朝祖耶旅軒曰初喪所用之棺非有大段欠憾似不可改如不得不改則啓殯之日啓即改之然後朝祖如何○曰銘旌有誤書處欲待改棺之日改書銘旌如何曰銘旌

之改不須待改棺之日有誤卽改似或可也○曰改棺時有變服之節否曰古禮啓殯有變服之節見尸柩故也止見尸柩猶變同小斂之節况如改棺則恐尤不得不變服也

或問遷柩時已除服者將何服色以臨之歟沙溪曰朞以下至緦之親月數足而除其服收藏之及其葬也反服其服虞則除之

或問家禮小斂條同五世祖者皆袒免自啓至葬以何服臨之耶沙溪曰無服之親禮不言服只著弔服而已

朝祖

或問朝祖時當別設盛奠於靈座耶祖廟亦無奠禮否退

溪曰儀禮將啓殯設奠具於廟門外及朝祖又云重先奠從燭從柩從及正柩于兩楹間奠設如初（此疑夕奠從柩來仍奠於此故云奠設如初）〻質明撤（撤前奠）乃奠（上既撤而此云乃奠此指廟門外奠具至是乃奠也）古禮如此故文公家禮有設奠之禮（文公意亦似指前奠隨柩來奠非別奠也）而還山則務簡旣以魂帛代柩幷此禮去之凡朝祖所以象平時出告之禮前奠之隨柩來奠者所以依神無時可去故耳非爲朝祖設也○曰以凶服入廟否曰儀禮朝祖正柩于兩楹間主人升自西階柩東西面此非變服而入也蓋凶服不可入廟指他祭及他禮而言也若朝祖之時柩尚入廟何凶服之不可入耶

或問奉柩朝于祖之禮不得擧行而或以銘旌或以魂帛

朝之殊甚不經何以得正乎退溪曰朝祖丘氏謂人家狹隘者奉魂帛以代柩屋宇寬大者宜如禮此論得之

或問喪禮備要朝祖圖亦有燭曰已明而猶且燃燭何也抑朝當於未明時耶沙溪曰燃燭爲日暗取其明也朝祖卽於朝奠後行之日暗則燭以明之日明則滅之可考於儀禮耳既夕禮朝于禰廟燭先入者升堂東楹之南西面後入者西階東北面在下又曰質明滅燭疏自啓殯至此時在殯宮在道及祖廟皆有二燭爲明以尚早故也今至正明故滅燭也

或問朝祖條下附註所引奠設如初註云東面若以在殯時爲初則殯宮設奠本不東面所謂如初者何義耶沙溪

曰儀禮疏云奠設如初東面也者謂如殯宮朝夕奠設于室中者從柩而來此還是彼朝夕奠脯醢醴酒東面設之於席前也觀此可知其如初之義而所謂東面者據特牲少牢設席于奧東面而言也

或問不統於柩神不西面也不設柩東東非神位也柩既北面而朝故謂之神不西面耶神既北面則東西宜若不異而乃謂東非神位而必設於西者何義沙溪曰儀禮疏不統於柩神不西面也者謂不近柩設奠若近柩則統於柩特牲少牢皆設席于奧東面則不西面可知不設柩東東非神位也者此亦據神位在奧不在東而言也小斂奠設于尸東者以其始死未忍異於生大斂以後奠皆設于

室中亦不統於柩此奠不設于室者室中神所在非奠死者之處故也

或問朝祖之禮祖廟或遠則廢此禮乎丘氏以魂帛代行是何如寒岡曰祖廟遠則難於奉柩丘氏之言蓋亦然矣

或問奉柩朝祖之禮固不可廢而亂後無祠堂神主皆假安私室舉柩往來之際亦多未安何以爲也旅軒曰朝祖乃生時出必告之禮也其禮最不可廢也但奉柩非便則只奉魂帛而朝之恐亦不若全廢之爲大失也

輓詞

或問輓章從俗納于壙中何如退溪曰輓章納于壙中禮雖無據從俗恐無害蓋不納則置之無所宜故也

或問今不用輓詞不知何如退溪曰廣求虛誇則非不然用之何害況今用者多而不用者罕乎

或問內喪用輓詞何如愚伏曰輓詞古今人多用之然終非禮文瓊山亦論其不可鄙意內喪則尤不必用

祖奠遣奠

或問祖奠之祖字何義沙溪曰儀禮既夕禮有司請祖期註將行飲酒曰祖祖始也疏死者將行亦曰祖檀弓祖者且也註且遷柩爲將行之始漢書臨江王傳黃帝之子螺祖好遊而死於道故後人祭以爲行神祖祭因饗飲也白虎通共工之子曰脩好遠遊舟車所至足跡所達靡不窮覽故祀以爲祖神註祖者徂也即行之義也

或問祖奠在夕上食後耶當兼夕奠耶沙溪曰晡申時也夕上食後設祖奠而兼行夕奠爲是以厥明撤祖奠之文觀之可見

或問在家發引之日既有祖奠告辭矣至山廬留六七日乃窆窆之日又有發引節次然則似當又有奉柩車遵祖道之文而告則疊用未安不告則忽略如何愚伏曰喪至此留安六七日不告而載似無曲折雖有疊用未安之慮更告似得

或問發引至墓下權殯一月而後當葬發引時當行祖奠遣奠葬時亦有祖遣奠耶旅軒曰發引前一日因朝奠當用啟奠如祖奠但告以遷柩就壙下之意不可用祖奠祝

文發引之日又因朝奠仍告以遷柩就轝不可用永訣終
天之語須於臨葬之時行祖奠遣奠如禮

或問今當父喪欲遷母墓合葬父喪預先發引假殯于山
所踰月當葬發引日遣奠等禮皆已行之則葬日別無此
節目耶旅軒曰祖奠遣奠發引時及臨葬時似當皆行而
祖奠告辭則當告於發引前之祖奠遣奠告辭則當告於
臨葬日之遣奠

或問妻母大祥來月初四日也亡妻葬期定于今月十九
日朝夕之奠既不用肉則遣奠不可以用脯醢乎遣奠不
可以用脯醢則以何物而代用乎苞之所盛盛何物也罌
之所盛盛何物也罌則古人或有不用亦可以不用乎寒

岡曰葬之時雖祥事未畢而服則已除矣朝夕上食則雖不用肉祖奠遣奠則大禮也恐不得不用既用肉則苞當醎脯醯當盛酒醢明器之類朱子以爲弊家不用脯醢之屬亦曰雖不用可也然好禮之家不敢全不用之矣

或問遣奠祝文有永訣終天之語此語亦可用之於妻喪乎寒岡曰此是泛然告訣之辭非獨子之於親則雖妻喪用恐無妨

或問備要遣奠祝下註旁親則不用永訣終天一句朱子於蔡季通祭文亦用此語旁親用之恐不妨如何沙溪曰來示然

或問亡妻葬時遣奠告辭永訣終天四字似當改之何以

書之耶旅軒曰終天二字不合用於妻喪只當曰玆焉示誋如何

或問遣奠條未見主人以下哭拜之文果無哭拜之儀則奠畢只當撤脯納苞而已乎沙溪曰遣奠雖無哭拜之文豈有設奠而無哭拜乎蒙上文故不言從儀節行之可也

或問家禮柩自他所行但設朝奠哭而行云則只行發引前一日因朝奠遷柩告祝之禮而姑不行祖奠等到山所盡行此禮乎旅軒曰依此禮行之而行日別製文以告可也祝曰今以吉辰謹奉靈柩發向故山敢告

或問祝奉魂帛升車焚香之後婦人蓋頭出帷降階立哭守舍者哭辭再拜蓋婦人從而之墓故無拜辭之儀今也

事多未措不能依禮婦人當從守舍之例哭辭柩前如何

寒岡曰然

方相

或問方相魌頭狂夫爲之何義沙溪曰集說軒轅本記云帝周遊時元妃嫘祖死于道因置方相亦曰防喪蓋始于此周禮方相氏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大喪先柩註鄭氏曰熊之爲物猛而有威百獸畏之蒙熊皮所以爲威金陽剛而有制用爲四目以見剛明能視四方癘疫所在無不見也玄者北方之色天事之武也朱者南方之色地事之文也以玄爲衣所上者武以朱爲裳輔之以文執戈擊刺揚盾自衛凶事多邪慝乘之及墓入壙以

戈擊四隅驅方良註鄭玄曰方相放想也可畏怖之貌方良罔良也國語曰木石之怪夔罔兩葬則用木石木石久而變怪生故始葬則敺之亦壓勝之術風俗通曰周禮方相氏入壙驅魍像魍像好食死者肝腦人家不能當令方相立於墓側以禁禦之魍像畏虎與柏故墓上樹柏路頭立石虎魌頭會通魌音欺鬼首也亦方相今逐儺有魌頭狂夫爲之方氏曰狂疾以陽有餘足以勝陰慝故也

發引

或問偕喪同日葬者在道雖當父先母後至其下棺則先母柩可不違於聖賢制禮之微意耶沙溪曰來示得之

或問并有喪之葬當先輕後重而今同日而葬啓殯則已

先啓輕喪矣發引下棺亦當何先議者云先發輕喪未安寧先發重喪以應男先之義此說何如愚伏曰幷有喪葬則先輕而後重其奠及虞先重而後輕此聖人之訓也釋之者曰葬是奪情之事故先輕祭是奉養之事故先重其義甚明但今不能一依禮意不免同日而葬則旣於奪情之義無取而先發輕喪未安議者之寧欲先發重喪以應男先之義亦不爲無見然聖人旣明言先輕後重則有不可違易況啓殯之際先啓輕喪視載旣訖而後還啓重喪之殯雖時刻之間猶有尤不得已於重喪之意行乎其間發引在途至山下棺莫不皆然恐當從禮經之文爲是

及墓

或問父母當爲雙墳而發引至墓山卽拜舊墓亭亦於舊墓有設奠告文事乎其辭當何以爲之傍近有祖父母墓則亦何以爲之寒岡曰罔極遑遑之中若捨几筵而就禮於舊墓或設奠告文則無乃或近於太從容乎傍近有祖墓而將一一行禮則脫載棫棺上杠下擴等節目無乃或未遑乎

柩衣

或問柩衣上玄下纁之制愚伏謂非但時俗皆用純色於禮亦未見上玄下纁之文如何沙溪曰柩衣乃夷衾也喪大記自小斂以往用夷衾夷衾質殺之制猶冒也註夷衾亦上齊手下三尺繒色及長短制度如冒之質殺士喪禮

牀第夷衾疏冒緇質長與手齊頳殺揜足夷衾亦如此上以緇下以頳連之乃用也此色與形制大同而連與不連則異也鄭云小斂以往用夷衾本爲覆尸覆柩不用入棺矣幠用夷衾註夷衾本擬覆柩故斂時不用今得覆棺於後朝廟及入壙雖不言用夷衾又無徵文當隨柩入壙矣

○曰愚伏書曰近日始考禮記註疏則夷衾之制果如沙溪丈說第家禮只曰柩衣而不曰夷衾未知夷衾之名自何時變爲柩衣抑後世不用夷衾之制只用柩衣如今日所用自宋時而已然耶亦未可詳也曰通典及開元禮幷稱夷衾柩衣之名不知始於何時然古禮旣有明據遵用無疑

贈玄纁

或問主人贈之義沙溪曰主人贈者重君之賜也後世雖無君贈之禮而家禮存之疑亦是愛禮存羊之義歟旣夕禮至于邦門公使宰夫贈用玄纁束帛註公國君也贈送也疏贈用玄纁束帛者卽是至壙窆訖主人贈死者用玄纁束帛也以其君物所重故用之送終也

或問贈玄纁當用玄六纁四至於各用一則似爲太薄愚伏曰贈幣當用玄六纁四但禮有貧不能具則二者各一亦可之文尋常每以太薄爲歉息欲就其中用三二之數而不敢義起向年讀禮記得一明證有曰魯人之贈也三玄二纁長尺廣終幅註云譏其不用制幣也所謂制卽指

丈八尺而言也但識其短狹而不識其三二之非禮心竊
喜之故上年葬子時用此數而制用各丈八尺蓋出於貧
不能具禮非有他義也尺非周尺乃造禮器尺尺樣在五
禮儀今不能細記似是今布帛尺五寸五分強矣
或問玄纁當置何處退溪曰玄纁如韓永叔說卷束而置
棺左右
或問玄纁置柩旁左右否沙溪曰按開元禮奠於柩東未
知有意義耶開元禮主人受以授祝主人稽顙再拜祝奉
以入奠於柩東
或問有兒纔一歲依教書旁題而兒不得至墓贈玄纁誰
可爲之寒岡曰攝主當攝行

或問從兄身歿只有六歲兒贈玄纁等事令人之弟攝行之耶旅軒曰以季攝行豈非權宜

或問家兄不幸無嗣葬時祝辭及贈玄纁皆弟主之耶寒岡曰然

或問凡妻之喪夫若子主之贈玄纁夫若子誰當行之西厓曰此無所據然夫旣主其喪恐亦夫爲之也

或問兄嫂之喪以豚兒爲主則前旣承命矣贈玄纁豚兒爲之乎旅軒曰如示可矣

實壙

或問實灰後不築則不堅築之則震動何以爲之西厓曰家禮旣下三物恐震柩中不敢築但多用之以俟其實下

土每尺許卽輕手築之勿令震動實土及半藏明器下誌石然後復實以土而猶不敢肆意築之但令密杵堅築云禮文之意於此極加詳審不敢以但欲堅固之故震動柩中余屢見人家葬事自下灰未及尺許而役夫踊躍築杵聲震於外雖不能禁止而於心不安今宜詳察禮意勿令有所震動若懼不堅固則但令密杵而築之庶幾兩全且禮文下土亦以尺許爲準此亦多用之以俟其實之意要須十分審察不可全任役人所爲也

或問同壙而葬者若待後喪而撤壙則其間日子稍遲似爲未安沙溪曰張子旣有敎恐不可違然爲日若久似不可膠守耳張子曰古者祔有喪則先葬者必不復土以待

後葬之入相去日近故也

或問禮云人用焚鬼用埋故喪服之類焚而不埋明器之屬埋而不焚功布似可謂人用而或埋或焚未詳孰是西厓曰焚之稍穩

或問誌石葬既久而後用之則難用於壙內當埋於階砌下耶退溪曰葬既久而下誌石雖欲於壙內下之其勢爲難所以不得不倣壙南之說而處之然階砌下太遠於階上依數尺之說量宜用之

題主

或問實土後當爲題主而今兩喪偕葬實土尚遠題主及初虞似難及於當日或曰未實土而先題主可也或曰俟

實土而翌日題主可也何以爲之愚伏曰檀弓葬日虞不忍一日離也鄭氏曰虞者安也棺柩已去恐父母精神彷徨無所依故祭以安之也蓋䰟氣已散孝子欲萃聚之故虞必於是日其用意深矣然則未實土而先題主其未安小俟實土而待翌日其未安大愚意當看日勢雖未及復土不得已先爲題主依朱子所言行虞祭於所館似得

或問題主註對卓之說是別置一小卓設盥盆耶旅軒曰對卓云者恐是謂與置筆硯之卓相對處置盥盆帨巾非別有小卓子也

或問題主時主人立於其前北面云然則喪主人在於其下乎猶坐於壙東之位否沙溪曰題主時主人立於其前

北面則家主人在其下豈坐於壙東之位乎
或問題主檀弓曰不可以凶服交神故必擇遠親或賓客以吉服行之云而先考遭大父喪題主之人以黑團領從事而前歲冬先生大人葬時吳佐郎以素服題主何如寒岡曰家禮無題主人吉服之文故東岡在時以爲必會葬之人題主則既無變服之節似是仍素服故不禁素服題主矣然而曹先生題主時議論不一題主者以黑團領爲之矣檀弓所謂凶服者卽喪服之謂古人以吾親托體地中當以禮敬接於山川之神故不能用純凶之服於是絹素爲弁葛爲環經便引此而許用吉服則非所敢知也蓋常疑此一節而未有所考據焉

或問陷中書式據儀節則當書曰明故某而今人或有書有明朝鮮故某云當如何書耶旅軒曰陷中之題我國人以有明朝鮮故某書之者以别於中國也或於朝鮮下有國字

或問神主陷中諱某之諱字無乃不稱於卑幼耶沙溪曰死曰諱無尊卑矣

或問神主陷中婦人亦書諱字而今俗或有只書氏不書諱非爲不可耶寒岡曰今人或書諱或不書諱但婦人之諱明知亦難不書何至甚妨

或問今俗於題主陷中不書婦人之諱只云某封某氏姓所同也似泛何如愚伏曰書姓太泛不足以依神依禮書

諱甚得今知禮之家皆書之矣

或問題神主時陷中第幾之說何指耶退溪曰陷中第幾之說卽慰人祖父母亾疏中所謂彼一等之親有數人卽加行第云幾某位幾府君幾丈幾兄之類也蓋行第稱號人各有定如溫公爲司馬十二坡公爲蘇三山谷爲黃九之類生以是爲稱故死亦因以爲稱而書之耳俗云世代次第非也

或問第幾稱號何以言之退溪曰此事人多疑之按家禮云彼一等之親有幾人稱幾丈云云以此觀之通同姓有服之兄弟而分其先後生次第而爲稱號明矣其或堂兄弟或再從兄弟或三從兄弟則各從其一時見在之親而

爲定似不拘恒規也若以爲同生兄弟其數不應如許之多也題主所謂第幾者亦指此而言或以爲上自始祖以世代次第言之此說非○曰第幾之稱以兄弟言之者有據乎曰前日所詢第幾之稱奉報有未盡今更及之其生時所稱則以再從三從等兄弟之次爲定無疑至神主所題今人多以爲世代之次嘗見治平要覽光武上繼元帝後處註云云其意亦以世代之次爲第幾此註乃本朝鄭麟趾等所爲則吾東人自前輩已有此說然混意終以爲未然者一般第幾字生死異用恐無是理又朱子答郭子從論主式處云士大夫家而云幾郎幾公或是上世無官者也若爲世代之稱豈宜曰幾郎幾公耶惟兄弟之次乃

生以爲號故死亦仍稱之耳故滉謂今人生時旣無第幾之稱神主不用此稱恐無不可者也

或問神主陷中第幾字誤書今欲改題何如退溪曰陷中誤書云者謂第幾爲世數之誤耶此本稱行輩而今爲代數其誤明甚然改之亦重難姑仍之何如朱門人有神主違尺度者有製喪服失古制者問欲追改先生皆答以不當改故云恐難改

或問婦人神主陷中亦稱第幾第幾之稱果是兄弟行第如蘇三黃九之類則中國婦人亦有此稱否沙溪曰古者婦人亦稱行第如吊狀幾家姊妹是也我國男子婦人幷不用之

或問無官而非學生者題主稱學生似未穩而且如子孫書四祖亦皆無合當稱號如何婦人則不書孺人只稱鄉貫亦不妨否沙溪曰無官而死者不稱學生則無他稱號勢不得已當書學生處士秀才各隨其宜可也婦人孺人之稱書亦可不書亦可丘氏謂無官婦人宜如俗稱孺人蓋禮窮則從下之義也

或問在謫而死則題主一節何以爲之眘叟曰凡喪在罪謫者其題主陷中主面旣改以及第書之後有追雪復官之事則題主當改陷中則不改此意極精微

或問神主左旁題孝子左旁指何方沙溪曰家禮圖及儀節指人左旁而題也世多從之而慕齋則以爲神主左旁

未知其何所見而然也及見小學圖乃知慕齋之說本於此頃年吾鄉士人有遭喪而講問以此告之而未及題復見大明會典則書人左旁此會典乃時王之制以此更諭之則其人終書人左旁也○曰神主職銜字數多則所餘字行書于神主左邊獨於孝子旁題書其右旁何如曰職銜餘字書神主左旁憯未前聞此必以神道尚右以西爲上以東爲下而然也其爲得失亦未可知也從前鄙意欲以人左爲是者亦無的確證據可指爲朱子所定但目見家禮及大明會典等諸圖皆書人左故恐人左爲是然於公意若苦未信亦當各從所見難以強相同也

或問旁題左旁今人多以爲神主左旁故旣以依此書之

而議者非之當改書否退溪曰題奉祀左旁以神主左旁爲是者不勝其多不獨今人爲然何氏小學圖等古書亦或有之故金慕齋亦從之許魏兩使所云如此無足怪也然滉所以不敢遽信彼而直欲從家禮者亦有說試言今人展紙寫字一行旣寫了次寫第二行者其先寫第一行必在人之右次寫第二行必在人之左以此分上下故例稱在右者爲上在左者爲下矣朱子於題幾主後旣明言其下左旁題云云此必以前所寫一行爲上故以次行爲其下以在上者爲右故以在下者爲左耳然則其分左右正與大學序次如左之說同皆以人對書而稱其方位恒言莫不爲然豈於此獨舍恒言而遽易其方位向背以先

寫在人右爲上者變爲在神右爲上又以當在人左爲下者遷就在神左而爲下耶此必無之理也況於書標石處謂刻自左方轉及後右而周焉豈可謂自標石左始而乃及後右耶此亦爲證無可疑也家禮圖雖或有誤豈容皆誤大明會典旣從家禮圖我國禮圖又從會典今必欲舍先賢時王之制而從何氏易𢘆言方位而強立無據之方位豈爲當乎然今人主彼說者皆以神道尚右爲說滉又以謂今入　啓單子書狀之類初面先具銜書姓名神座自西而東題奉祀於神主右邊安知其不與此同意耶然今旣從何氏說書之改書恐亦未安但金守宏兄弟初從何氏說後自覺其非以書來問欲改書當於何時改乎滉

答以必改書得失未可知欲改則不可以非時或於小祥爲之何如云

或問神主旁題或以爲當題於神主之左或以爲當從寫者之左願聞折衷之說沙溪曰奉祀之名題於神主之左主式雖自古有之至於程子其制始備而兩程全書所圖亦與家禮本圖同程門諸子所纂豈無所見而然乎馮氏善所謂凡言右皆是上文言左皆是下文詳觀大學右傳十章及別爲序次如左則左爲下文不待辨說而自明云者近之 退溪答鄭子中書詳論之

或問人死而有兒纔一歲則神主左旁以兒名書之否寒岡曰左旁當題兒子名○曰有從弟從姪祝文以何名書之

曰祝文以兒子名書之而攝主行之○曰祝文中顯考及夙興夜處等語何以書之曰以兒子名書之則當用家禮本文

或問主喪之兒雖在襁褓猶當以兒名題祝否愚伏曰所詢禮疑曾見退溪先生答學者有兒名攝主告之文據此則雖在襁褓當以子名題祝第未知攝告節目尋常思索不透惟禮記曾子問篇中君薨而世子生三日而見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其下又有子升自西階北面子拜稽顙哭等語蓋少師主養子之官其升階拜哭皆抱子行之而禮經直稱曰子以此推之則祝文直書兒名而人爲之拜似爲得宜

或問人死而子幼者以子名題奉祀而攝主告之之禮已詳於朱子答李繼善之書矣但以兒名書祝文曰夙興夜處哀慕不寧等語無乃不近於嬰兒之所稱耶沙溪曰當以兒名主之告以攝主之意夙興夜處哀慕不寧等語則改用不妨

或問無子而夫亡則神主當何以題乎旁題則不書乎寒岡曰婦人不得主喪旁題不可書若門中議勸立後則善

或問題主條有母喪稱哀子之文蓋父喪稱孤母喪稱哀者本溫公別其父母不欲混幷者則雖父已沒似當稱哀於母喪而但疏狀中有俱亡則稱孤哀之文祝詞與簡辭有異乎沙溪曰孤子哀子皆各稱之不混似合於溫公朱

子之意依疏狀所稱俱亾稱孤哀亦似不妨退溪之敎亦
然
或問妻亾無後及妹在室而死則題主時屬稱旁題將何
書之或云無旁題則神無所依或欲設紙牓祭妹此說何
如退溪曰書亾室某封某氏而不書旁題者似爲得之蓋
旁題施於所尊以下則不必書乃朱先生說也亾欲代以
故字鄙意果如此（無封則稱鄉貫）其於妹也亦然亦以右側書故
妹云云而無旁題蓋旣稱爲妹則固神之所依何必旁題
而後可依耶紙牓之說亦恐太忽略耳
或問父在母喪粉面當何稱父在支子死而其妻主祭則
旁註何以書之西厓曰粉面從父稱亾室子喪亦依此稱

亾子闕其旁題待後日立後而改題如何

或問世人喪妻者於粉面有書以嬪而旁註不施或有以子書之者父在子不得爲主則以子書之可乎寒岡曰妻喪旁註不書爲是父在子不得爲主則亦不可以子書之妻主或以妻書之鄙人則以亾室書之矣

或問妻喪題主今人各執所見莫有定式未知當何書耶沙溪曰朱子稱亾室丘氏稱亾妻周元陽祭錄稱嬪當依朱子所定

或問妻喪題主世俗稱以亾室某郡某氏此是合禮否旅軒曰稱亾室未爲不可但於某郡上隨夫職有邦典之稱

或問亾兒神主當何以書耶旅軒曰無旁題粉面但題曰

亡子某名神主陷中則明朝鮮故秀才姓名字某神主

或問亡兒葬時題主及虞祭不可無告辭告者以何人書之耶旅軒曰凡一家之喪家長主之當以父告子之辭爲之

或問妻喪祝文世稱夫某官姓名此亦合禮否題主祝文中昭告尊靈等語因存不改否旅軒曰妻喪凡事夫皆主之則告辭之文稱夫姓名自當然矣但不須言其官職蓋具官職稱之者須稱於尊前故也告文中昭告之昭字不須書尊靈之尊字易以明字如何

或問兄弟姊妹之殤者既無稱號封氏則神主亦何以書之或書殤兄殤姊如何某封某氏之稱亦可書於殤親否

寒岡曰神主書殤字未見於古書殤又不可以有封男子則當書曰秀才某郡某公神主女子則當書曰某郡某氏

或問兩兄一弟死於亂中而皆上殤神主粉面何以書之乎旅軒曰殤主粉面亦當稱顯兄秀才若下殤則不言秀才如何殤者若弟則當稱故弟耶

或問亡弟無子弟婦又死臨終時請以鄙家乳下兒爲後不得已許之而姑未呈出禮斜其題主何以爲之且兄嫂無子姑未立後先立弟妻之後亦爲未安姑書曰故弟婦某氏神主而祝文自稱曰叔某昭告耶愚伏曰主喪者當主其祭而祝不可不書名惟屬稱甚難禮有嫂叔之文而據此稱叔亦似泛然且與今世之所呼叔父者相混無已

則書名而不書屬如何立後之事旣已相諾於死生之際義不可負雖在襁褓題之旁註恐無不可但只書叔母則非爲後之稱欲書顯妣則未有判狀此一節已自難處鄙意姑闕旁題以俟後日從容處置似得如何不書旁題則當依附主之例但前日質季之主必書亡弟二字今當書故弟妻某郡孺人某氏耶於禮庶人曰妻妻字似未安然無他可施穩字而今俗通尊卑皆用妻字書之於主雖似不雅猶不至大不當耶來書用婦字此則不可禮曰謂弟之妻婦者嫂亦可謂之母耶言不可稱婦也妻字嫌於太朴則只書故孺人云云如何

或問無子伯母喪姪子主之則神主粉面及旁題何以書

之旅軒曰題主當以主事之人書其屬稱

或問家禮題主只言炷香斟酒而今俗別設盛奠無害否

沙溪曰從俗不妨五禮儀亦有題主奠

或問題主祝文讀畢懷之之意當哭泣哀遽不卽焚之故姑以懷藏俟奠畢櫝主後焚之耶退溪曰愚恐此處禮意精微不可如此淺看了蓋當此時死者神魂飄忽無依泊祝一人身任招來懷附於木主之責神依木主則便有與人相際接之理故讀畢而懷之以見招來懷附與人相際接之意聖人制禮求神之道孝子愛親思成之義其盡於是矣

或問題主後祝文讀畢懷之之義未知何據沙溪曰告畢

卽反魂未暇焚之耳退溪與金而精問答語意微奥人或誤見有懷神主者可笑

或問儀節主人再拜謝題主者此禮可行否沙溪曰行亦可不行亦可

或問神主至家就位然後始云櫝之而今俗皆於在車時闔櫝從俗如何旅軒曰遣奠後祝奉魂帛升車時別以箱盛主置帛後及壙靈轝至主箱亦置帛後題主畢止云奉置靈座及祝奉神主升車時亦不云櫝之而至家奉主入就位然後始言櫝之者恐有其義也

或問葬時或因變亂未及設主則追造於何日旅軒曰或祥或朔望似可

成墳

或問圓墳與馬鬣不知何制爲得檀弓子夏曰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厦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云云據此則當以馬鬣爲準而今俗罕爲此制何歟沙溪曰馬鬣比圓墳覆土頗廣稍去稜隅則似或堅完吾家累代墓皆從此制

或問成墳祭無禮文而世皆行之何如退溪曰成墳三日祭是不安神於神主而仍安於墓所甚無謂也但今世俗崇重墓祭成墳之祭他日墓祭之始也恐不免循俗而行之

或問五禮儀有成墳奠而退溪亦有雖非禮而從俗之教如何沙溪曰成墳奠於禮無據不敢爲說

或問新墓以癘氣尚未成墳今當封役似有告辭而成墳後亦似有祭告之禮當具盛奠耶兩度告祝皆隨宜措語耶神主前別無告禮耶旅軒曰臨作成墳之役似將厥由爲辭以告之而成墳之後歸詣几筵致一盛奠亦似不可已也

或問碑石表石何以有異今人立碑於墓左何義退溪曰碑石表石但以大小詳略而異其名別其用碑當立於墓道東南隨地形便宜今人立於墓左者亦恐取東南之義也

或問雙墓表石牀石當各設否退溪曰雙墓表石牀石今
人率用一件恐不違禮

或問合葬之墓碣面兩書墓字何如退溪曰府君書墓而
夫人只書祔字似得宜也

或問合葬碣面何以書之旅軒曰朱子敎夫婦合葬者誌
石上面之題曰宋故進士某君夫人某氏之墓云淺意合
葬碣面之題亦用此式如何若雙封各碣則兩碣須當幷
書之墓又若雙封一碣則正面當中題曰某國某官某公
之墓其左旁低其題曰某夫人某氏祔

或問墓道碣面或有直書姓名者或有只書某公之墓者
何者爲得乎姓名以細字淺刻於碑陰則歲久磨洗莫辨

字畫以此觀之莫若直書姓名於碣面昭示永久之爲愈何以則合於情禮耶旅軒曰我國古人之墓亦有直書姓名者而涉於未安故今人不書姓名只書公字而錄其名字於碑陰矣若其字畫風雨之傷則雖深大其畫烏得永世能保哉

反哭 廬墓附

或問反魂之後哭於廳事世人皆不行之廢之可乎寒岡曰如禮可矣何可以世人之不行而廢之乎

或問居廬與反魂事何者爲是退溪曰設殯於正寢者使其神安在於生存之處也歸葬于山野平土題主畢使子弟看封墓即速反魂者恐神魂飄散無依泊欲趁依歸即

安於平昔居息之處此孝子之心也今只以居廬爲善未知返魂之意至畢三年後乃返魂于家魂散之矣其能返乎胡伯量問曰某結屋數間於壠所葬後與諸弟常居其間敬子以爲主喪者旣葬當居家蓋神已歸家則家爲重却令弟輩宿墓可也某自此更令一二弟居宿墳庵某時一展省未知可否朱子曰墳土未乾時一展省何害於事但不立廬墓之名耳蓋漢唐以下未有居廬之名其中或有廬墓者表旌其廬由是廬墓成俗而返魂之禮遂廢甚可歎也但末世禮法壞亂返魂于家者多有不謹之事反不若廬墓之免於混雜也然其不謹如此者名雖廬墓恐亦不能致謹於廬墓也

或問當初占兆於太山深谷之中情事益復罔極遂作廬山之計而年深老母常嬰疾病往來覲省引日侍藥玆據禮經魂返室堂而獨守山廬朔望及省母之時則哭於几筵伏聞人以爲古之居廬也因設几筵於墓下故三年之內跡不到門近世君子或有返魂而廬墓者次子也必有喪主在家奉几筵也今以喪主而廬山則三年之喪所事者惟朝夕上食而委之主婦或次子甚不可云云嘗聞禮經曰既練兄弟之異居者可以歸云伏見家禮小祥章下亦曰惟朔望未除服者會哭云練後未除服者惟三年喪則練後次子之歸亦明矣然則以次子奉朝夕之祀者果拂禮經之意矣如何寒岡曰所謂小祥後未除服者豈必

三年喪之謂也朞大功而聞喪晩則不妨其爲未除服於小祥之後矣若諉以練後未除服者惟三年喪而許令次子之歸其家則無乃未安乎昔者胡伯量欲歸在家問主喪奉主令一二弟居宿墳庵自已則時一展省朱子答曰墳土未乾時一展省何害於事但不須立廬墓之名耳以此觀之廬墓之名聖賢蓋不許之矣然近世孝子亦有不忍遽離體魄之所安而仍留過三年於墓側或仍奉几筵或返哭於家而自來守墓皆隨一時所見而爲之不知稟於古賢則其將以何說爲是耳

或問禮言返哭而或以廬墓爲善將何適從栗谷曰今之識禮之家多於葬後返魂此固正禮但時人效嚬遂廢廬

墓之俗返䆮還家妻子同處禮防大壞甚可寒心凡喪親者自度一一從禮無毫分虧欠則當依禮返䆮如或未然則當依舊俗廬墓可也

或問廬墓之非先賢已言之而返哭之後若不嚴內外致有人言則不如廬墓之爲善如何愚伏曰此事先賢論之甚詳不必更贅如非萬萬不得已之故則自當返䆮於平日所養之地他非所慮也況內外截然又無時見入中門之事而見仲相與同處則人之爲言胡得焉設或有之人亦不之信矣

或問居廬者朔望及節日祭時神主墳墓兩行之此何如

退溪曰居廬者朔望節日當行於几筵其有并行於墓所

者非也

或問小祥止朝夕哭則廬墓者或於祥後晨昏上塚哭臨此亦止乎或云廬墓非禮哭亦無據然若上塚則情不自已哭臨何害退溪曰晨昏哭塜本爲非禮況輟乎此而猶爲彼乎此等事君子不貴也

或問葬後仍爲廬墓何如世俗皆返魂入廟出舊主合櫝共祭于廬所亦可遵行否出主若不可則以紙牓合祭如何退溪曰古人深以返魂爲重且急葬之日未及成墳而返虞所以欲返其平時所居處所安樂之處庶幾神魂不至於飄散也自廬墓俗興此禮遂廢仍奉魂於空山荒僻平昔所未嘗居處安樂之地以歷三年而後反之重體魄

而輕神寃甚不知而無稽也甚矣然來諭欲反而因遂入
廟與前神主合櫝共祭此又何其考之不詳而擬議疎謬
耶據禮旣反而設几筵於正寢三虞而卒哭卒哭而祔祔
時暫奉至廟行祔祭後復反於几筵以終三年而後入廟
皆有節次不啻詳且謹也何可以遽入廟耶且今人葬後
合祭前後主以前主而言旣吉而反凶非禮也以後主而
言方凶而援吉亦非禮也觀忌日之祭猶只祭當主而不
并祭他則喪不可合祭前主較然矣雖然今有人篤孝而
能謹居喪者返哭後能嚴內外之辨寢苫枕塊以終三年
則固爲至善雖違衆而不廬墓何不可之有苟或不然返
後凡居處守喪之道有不能致謹者則其罪又甚於不返

魂之非此在喪者自信而能盡心以處之耳合祭雖舉俗皆然然亦在孝子信古據禮至誠哀痛而改之則改世俗之非禮以從禮文亦何不可之有哉

或問廬墓者祥畢而返魂則祔祭未行於卒哭之明日今欲依喪須三年而祔之說設行祔祭當行於禫日耶抑因時祭日而行之耶退溪曰今人廬墓成俗葬不返魂故卒哭明日而祔率不得依禮文退至於祥畢返魂之後是與程子喪須三年而祔之說名雖同而其實則大遠矣其失在於三年而祔乃在於葬不返魂一事也今謹喪之家若能依古禮而返魂則事皆順矣既不能然而行於祥後則不卜日當以返魂到家之日行之來喻疑禫日而祔非也又疑時祭日而祔亦非也○曰祔祭當行祖

一位而今旣遞遷則不及他位似未安曰同堂異室羣主皆遷而獨祔祖一位朱子亦以爲無意義而猶以愛禮存羊之意處之今當從之○曰朱子答李繼善之問曰旣祥而祔其主於祖廟俟祫畢然後遷今若依此行之則其節次何以爲之曰若欲從朱子說俟祫祭而行遷廟禮則大祥前告遷改題等禮皆且停退返魂曰祔祭亦只請出當祔之主祭畢奉新主隨入其祖室以俟喪畢後祫祭前期一日乃以酒果告遷改題主猶各仍入于其室厥明合祭新主同祭畢還主時乃依朱子及楊氏說行之

或問世之守墓雖曰禮經無文而人子不忍去親之墓奉守三年情所不已也且今人未有在家而善居喪者今擬

葬後仍守墓而不反哭此意如何但有所可疑者祔祭禮之大節而守墓則勢不可行廢祔守墓抑不失禮義乎初虞祝稱祫事三虞卒哭用剛日斯皆將祔之義題主祝神返室堂亦非守墓者辭若無已於守墓則當如此等語何

寒岡曰葬而反哭禮之經也固無可疑世之孝子或有不忍卽離墳塋或因歸家不無難謹之嫌遂以廬墓成俗旣不卽反哭故卒哭明日而祔之禮亦廢遂以喪畢返魂之後爲之李先生答人問曰與程子喪須三年而祔之說名雖同其實則大遠矣謹喪之家若能依古禮而返魂則事皆順矣旣不能然而行於喪後則不卜日當以返魂到家之日行之

或問居廬則祔祭設紙牓行之歟寒岡曰祔祭似難行於山所如欲廬墓恐當待喪畢奉返而其明日行祔事未行祔事之前朝夕上食不可廢也

或問父在母喪朞而除服則廬墓者亦當朞而返魂耶雖爲父除服而几筵不撤則以禫服行祭似未安今國恤官人卒哭後變服有事 陵所則反喪服依此行之如何退溪曰父在爲母朞古禮也今雖廬墓既依古禮朞而除服則何可不返魂而仍爲廬墓乎只當返魂而以禫服行之至當既曰爲父除衰而又曰禫服行之未安此不知禮而徒循情之言也今國恤官人卒哭後變服有事於 陵所則反喪服者與父在爲母朞之禮全不相似不可援此而

反用旣除之服以祭也

或問母喪廬墓尚未返魂欲於祥祭前一二日奉還行祭何如退溪曰古不廬墓今人率不能免俗父在爲母服朞者十三月而祥則宜此日返魂（返後居處飮食一依喪禮以終再朞而除几筵所謂心喪者此也）又復仍留必至二十五月而後返則失禮之中又失禮焉但再朞之祭與其因循俗失寧反用古禮前期一二日奉還以行恐爲得之

或問如有夫存妻亡或妻存夫亡而無子者使行者廬墓三年何如退溪曰廬墓子孫守之猶爲未安況無子孫委神主於空山使奴行祭甚無謂也不如返魂而祭於家生存者撿婢僕行之猶爲少近情也

朞九月飲酒食肉

或問葬後朞大功者飲酒食肉云然則飲酒食肉而哭泣於喪側心似未安非徒未安哀恐未至也旅軒曰朞大功者雖已飲酒食肉若參祭則當哭豈必斷酒肉然後隨而哭哉

或問禮大小喪練後葬後有歸家之節願聞其詳沙溪曰喪大記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日忌日則歸哭于宗室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註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庶子爲大夫士而遭父母之喪殯宮在嫡子家既練各歸其宮至月朔與死之日則往哭于宗子之家朞服輕故卒哭卽歸也婦人喪父母既練而歸朞九月者既葬而歸

註喪父母謂婦人有父母之喪也練後乃歸夫家也女子出嫁爲祖父母及爲父後之兄弟皆朞服九月者本是朞服而降在大功者哀殺故葬後卽歸喪服記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卒哭折笄首以笄布總註卒哭而笄之大事畢女子子可以歸於夫家而著吉笄折其首者爲其太飾疏喪大記云女子旣練而歸與此註違者彼小祥歸是其正法此歸者容有故許之歸耳旣夕禮兄弟出主人拜送註兄弟小功以下異門大功亦可以歸疏此兄弟等始死之時皆來臨喪殯訖各歸其家朝夕哭則就殯所至葬開殯而來喪所至此反哭各歸其家至虞卒哭祭還來預也故喪服小記云緦小功虞卒哭則皆免是也異門大功亦

可以歸者大功以上有同財之義爲異門則恩輕故可歸也葉賀孫問賤婦喪母卒哭而歸繼看喪大記曰喪父母既練而歸朞九月既葬而歸賀雖令反終其月數而誤歸之月不知尚可補塡乎因思他人或在母家彼此有所不便不可以待練之久其不可以不歸也朱子曰補塡如今之追服意亦近厚或有不便歸而不變其居處飲食之節可也衣服則不可不變

家禮或問卷之六

家禮或問 三